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

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重例

檢惜名器守成法固宰相之責而此獨不然者蓋英宗以非常遇之也不數年間王安石挾羣小以進司馬光在經筵與呂惠卿苦相抵而力不敵其政法者類皆虛言詞議或至憤激過當此適足助長安石而釀成其禍也獨公上神宗書詳明愷切洞中各情事理顯白眞足開悟人主爲採時良策其不率發於二三年間而忍之至於四年者蓋不欲輕用其鋒苟爲沽名一擊之計而欲俟片言嘉納之時以萬言而待其弊也雷侯論所謂挾持甚大而其志甚遠者此也

然神宗讀此書於咨嗟歎息之間而用與不用其間不能以寸公嘗與孫知損
論政事云心之精義上書豈能盡言由是觀之使公在翰林而以書中意委曲
開陳於鎖宿夜召之時其必感悟而立行之當不止館進而忘食矣無如公以
殿丞抑置官告院馮京司馬光固嘗薦以起居臺諫而起居儉直臺諫封上此
皆安石必不容者殆苑鎮再以臺諫應詔則雖殿丞之微末并不可爾矣元祐
復入亦以官小為孫承劉摯所壓無補於宜仁之政致先後事幾全外川與英
宗之詒謀乎誥於總案頗論韓琦之失既而見葉適論上神宗書曰使東坡已
列侍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琦號名宰相乃使俊傑異能之人計罪常
拘尺寸以為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思賈誼名異而實同也誥以適持論
過我因載於案及恭閱我聖祖仁皇帝御選古文淵鑑則已全載適
說而留侯論御批曰以忍字作骨而出以快筆豈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議
論乃因留侯論而發之耶我聖祖學兼周孔聖集大成天語煌煌無
微不燭故明其得之於能忍者不止留侯一論而此書亦得發明也適說
上邀欽定垂示萬世則琦之為忌是非判然誠為千古定論不可磨矣會洵

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
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
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

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天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

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
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
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
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曰召見熙寧二年
神宗求治甚急于由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命爲三司條例檢詳時青苗法未
行也三年遣程顥盧秉等搜訪天下遺利子由以爲生事安石怒罷爲陳州學
官神宗問蘇軾如何其意蓋欲使代子由公未得見神宗而其眷注已如此矣
安石以流俗詆之事遂寢公詩所謂平生學問止流俗者此也至是始得召見
神宗欲與同修起居注安石復難之由是自疏遠至於放廢雖屢有才
難之歎而公終其身得召對者僅此一面而已矣韓琦一沮遂至於此問方今
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愚不明
不愚不勤不愚不斷但愚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

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宗皇帝書黃震稱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浩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無復名狀方其年少氣銳尙欲迅掃宿弊變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使巖廊崇簡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此書載入御選古文淵鑑我聖祖仁皇帝御批曰一書萬言意甚貫串而不失之複詞甚矯厲而不過於激不獨經濟之裕抑亦文章之雄臣熙曰新法不便於民當時言者衆其間指承利害質直剴切無踰此書於三蘇集中尤爲奇傑之作臣乾學曰歷觀時事之失而括以三言反覆思達拳拳之誠自託於後諫非徒以危言激論沽直聲也臣廷敬曰渾浩流轉神理俱足忠愛之思溢於毫楮不獨歎其才之該博已也臣士奇曰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者實可包舉政體不獨爲救時之需

人主之所恃

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

謂其下文云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要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作

減刻兵吏廩祿甚至欲復肉刑民且狼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顧公言雖不用而肉刑由此廢議當載

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

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蘇軾東都事畧四年五月司農寺以役法頒天下書上二月方在議行故原文有若行此二者之句事尙未行故曰若也三年正月始給散青苗錢二三月間方議搜訪天下農田水利免役未興也凡論書上三年二月者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蘇軾子由引劉晏破

青苗錢公引楊炎被免役錢雖下愚知爲萬世名言況安石平子由言於二年
安石絕口青苗者三月由此觀之若唐介呂海剛其勃氣未必無補用激則彼
成而我死矣曾公亮三朝元揆既
陰助之又委之於天無恥已極 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

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
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
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
人桑宏羊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
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
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科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

聞其下文云古之英
主無出漢高廊生謀撓

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知人適足明聖人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段開喻易曉易行曼倩口吻其意專爲神宗作轉語耳

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其下文云士之進言

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此二句未可遽刪以後文過刪失本旨也蓋二段專言仕途風俗敗壞以士言頌起全文存亡長短中含仁祖風俗熙寧風俗二意一氣滾下或證或喻反覆跌宕逼出棄存長而蹈亡短之漸使神宗自覺最爲警動非書生大言歷數以炫之也此書雖分三段作三扇平看便誤首段言野二三段言朝因野以及朝也首段攻法其事之已行未行中有分析猶欲救之於可救時也故曰結民心二段雖論強弱貧富而專政持節之新進謂相尙奔競而仕途無恥也故曰厚風俗三段雖論外輕內重而專攻立仗之臺諫謂相顧緘默而人主孤立也故曰存紀綱風俗厚則仁祖全盛可復紀綱存則本朝內重無虞此皆因行新法而敗壞祖宗法度也文雖長演彼有彼法苟非於書外盡得其實即無由知其書中意向不能謂我通文義輒任我割截也事畧本傳未能臻此境故脫落外錯不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一今指出之得失人人皆見非愛憎所能是非也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

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

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

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

而所喪大也其下文云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泰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

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即位崔祐甫為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

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

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

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

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

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其下文云選人之改京官長須十年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共問一事

聲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一人薦舉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者何以厭服夫常
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不可復開多門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
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先次
指射則數年後審官吏部多三百餘人占闕常調待次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
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稱旨而驟遷奏課
者求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自選人起至不察止謂安
石以薦舉撓選人尚可刪去其下欲於州郡設專官催驅新法酬以超擢通計
天下卽有三百餘人占闕又如勾當按行諸使者既有監司體段難歸新進本
班必圖轉對之巧奏調之優賁緣速化此皆安石矯革仁祖寬厚之政務使少
年苛刻進取故其仕途爭競風俗敗壞若此將必并久道化成之民亦變澆薄
故曰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也此是厚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
風俗全段本有傳刪成通套話根全脫矣

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
此處有使姦無所緣一句煞

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
俗之厚等句皆無歸宿雖通套話不可完也

俗者此也
其下文云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權如周如唐則外重

重之弊必有大國開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
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

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
罪一言者本傳改祖宗委任臺諫一句不要照所補原文按讀則得之矣存紀

綱一段謂本朝委任臺諫原以救內重之弊故必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今皆執政私人雖物論沸騰而相顧不言則姦臣竊柄何自知之特以深警神宗也刪去并下

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

文云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臺諫折之而有餘今法及其既成干戈取之而不足公論內重之故本意擊安石專任意在言外

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

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

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

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在亦

知之矣謂其下文云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又有風采消委四句不接臣恐

蓋此書上於四年二月而諫臣黜逐已盡其在言職者皆私人也存紀

細一段專攻此輩今將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兩句刪去全段落空公可不論

陋可謂才難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目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

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
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
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
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
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
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
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藥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

爲譏與鄧元錫同史同一偏謬史家不能變改王偁體例而此曹好爲之說亦足見其妄矣宏簡錄亦作何正言又有正臣傳與鈔胥何異此等小家雜說於本集極有關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庵附正於此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愚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

安石笑而不言

歸案有田乃元豐七年九月在真州事乞常乃八年正月在泗州事公以正月四日發泗州而乞常表云今雖已離泗州以是

知正月事也報可乃八年二月在南都事公以七年八月自九江過金至常神陵見安石在事之前其時尚無買田之耗也前乞常數句當收置此處

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

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

實時望甚重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

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

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

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

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

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

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願役行法者
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
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
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貧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
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
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
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
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諸案公論役法本謂役錢之外又浮收寬剩錢五分已積至三千萬貫石及長坊場河渡不實
之價多取病民此皆安石惠卿陰謀非神宗之本意今但去此二弊而不變其
法更使民得任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值則錢荒之弊亦去
民悅而事易成若行之無効徐議變法未爲晚也予由在諫垣請更行役法一
年再變亦是此意無如司馬光引用在洛諸人皆不知經濟而章惇爲樞密使

蔡京為開封府尹尚在位獨此兩姦心內了了惇倫出一二公言京則特意從中附和以亂之而光且為所紂於是愈慨愈糊塗矣後憂之長實由於此事畧本傳於論役法全未理會清趙史又僅據事畧鈔襲了事二傳既將所當行逐事一槩脫落則前之所載公語一段即屬痛癢不關浮議滅之何為是反不若墓誌之簡

而該也 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背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

笑之謂前論役法乃元豐八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事史借作元年論役法

役法在二月六日也公又謂熙寧中在密州行給田募役法以寬剩錢買田募

役民甚便之此出神宗所建而左右大臣利寬剩錢為兵興借支更相駁難不

行今索還三千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陝西推行神宗遺法役人可減大半且民

知所以取寬剩錢者本為民用則神宗疑謗消釋恩德著矣光尤不可元祐元

年二月六日罷役復差役認廷臣詳定差役公與其還初與局官論難反復

繼又陳於政事堂皆不從遂上言衙前可罷不可差神宗此法可守不可變至

五月二十五日自以決難隨眾乞罷詳定局差遣於是時臣僚皆以附和復差

干進惟公與子由純仁不可而公爭之甚力如公說則此局即輟而局官亦罷

無可希合由是羣起攻之積為尤怨此其始終坐訕之來歷也公在徐州與滕

元發書云吾儕新法之初執守偏見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少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回視向之所執益疎若變志易守固所不放而唯曉不已則憂患

愈深公謫黃之前早有此論可見抗密徐湖之間其因法以便民者固已著有

成功而非嘗試爲之僥倖於或然者審矣熙寧新法至元豐中神宗已隨事揅
改特青苗爲患不肯認錯耳諸法行之十七年勢有不能悉反之者故熙寧攻
法與元祐變法情形全別先是光在京言新法不便與公論議甚密而安石恨
之故告神宗云司馬光相與日夕切蹉砥礪皆劉攽蘇軾之流可見其志同而
道合也殆後居洛十五年時事既已變遷而其洛之講求繁縟於胸中者猶
熙寧初之成見以是與公爲異公謂法相固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至爲
扼要光不能言下大悟者正以此十五年中所進者德而險蔽在耳目也其以
母改子之說遂堅持之不可奪矣宣仁晚年自覺有異復召純仁比至而疾作
特諭之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章獻明肅垂簾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
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受命及紹述興卒不能挽回於萬一者獨此
以母改子之說固結不可解也如或參用公言則民既稱便而純仁亦得藉口
於後元祐既不就反熙寧紹聖亦無由盡反元祐此中自除事遂中廢然矣是時
將逐公會宣仁以神宗意不次超擢且論廷臣此中自除事遂中廢然矣是時
測其由而惟見驟進此又嫌忌之一端也墓誌於此處有君實始怒有逐公意
矣二句特載之以俾後人研尋本傳率意刪去失之遠矣用是詳論其故而徐
州一論幾於銷沈汨沒者七百餘年無有知公之心跡者今并載於此後之秉
筆者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有考焉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
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軾使之東夏人入

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
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
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
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此乃三年
禁中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麻制入對內東門
小殿承旨時事當改載在三年權知貢舉事後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
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
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
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
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

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
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
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旣至杭大旱飢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糴常平米多作
餽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
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
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
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
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
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
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牕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

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

開闢本集載此堤長八百八十

丈約長八九里耳墓誌謂湖南北環三十里往來不遠爲長堤以通南北非此堤徑南北長三十里也史家未經看情墓誌原文故誤事畧載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僅云湖水造堰開以時啓閉其積葑無者亦非是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蘇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濶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累用人皆以為恨

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

糾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單鑿吳中水利書云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每橋用木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

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鐵道每里計三百六十步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
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樂城集墓誌千橋不誤而邵註
合註載墓誌皆作十橋此由本傳有譌而邵註又據本傳以改墓誌合註復仍
之也今并本傳改正但水利書中惟此條今昔情形不同此因慶歷中大築挽
路積石壅土水遂艱噎而發木橋經費無多亦一時權宜之計今則在處皆大
小石橋至有數十眼者矣禹貢三四既入公已載之書傳其於三吳水利講求
甚至而不云禹貢以堯時尙無可宅之土也韋昭以錢塘江浦陽江爲三江之
二觀其山川形勝足當二江之目然以禹抗證之信堯時無可宅之土也若蔡
沈指婁江爲三江之一此由劉家河入海僅數丈之水無異潢澮卽奏狀中所
開蘇州黃涇一路書傳不以三江論者知其不足數也公罷浙西鎮以三月察
看湖蘇常三州大水四月尙在常潤其往來於吳中者一月之久此狀雖載杭
州任內而公之上狀在七月月中皆罷任後所爲也沈如覲見婁江細流當自知
所本又出韋昭下矣公此書原以衛民後世行之固無不可然用公書而芻名
仿禹故道則不可也如不謂然要亦不難辨別今三吳水利屢開而屢塞者不
一試問踵其事者以禹貢註治之抑以水利志乘考之乎
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
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議請

外附錄揚州竹西亭乃欣幸神宗厭代之詩故傳云復以議請外史於摯傳已寓其

宋文公詩集生祠本傳

意而於此畧去未爲不可以史載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書法本不同也然以不載而任意疏忽卽與本事不符公以三月六日在南都聞神宗遺制四月初自南都啓發六日至靈壁五月一日至揚州題竹西亭詩其月日相遠如此今本傳云至常神宗崩正與易劾狀相符事關惡逆非小失也月日相遠乃宜仁之明論特爲辯雪者豈容舛誤墓誌云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宋卽南都今之歸德府也此數句特爲題筆加意出落清楚正恐傳者或譌而特以曉之也史家不察難矣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更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戢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

階爲直方實不從其後吏部爲賦當遷以符會其考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

年徙揚州

而官先是公守杭頻親見京東浙西淮南三路積欠屢奉朝旨放

上屢爲當軸所格至是歷所部漕務楚泗間流民蔽道因屏去吏卒訪問疾苦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而欠籍不除農末皆病又以麥熟舉催積欠胥徒在門父老有憂色而流民亦緣是不歸公上言二聖臨御以來登極赦令每次郊赦及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縣有監催千百家則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口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檢察本州積欠已有條貫除放者一面除放去訖於條未有明文者謹列上熙豐元祐六事杭州論放四事乞賜果決行下庶莽年之間疲民尚有生望公論十事皆新法流毒元祐已赦而官格沮者凡歷杭穎揚三任其叫號者至二十四月之久始盡罷之也時劉摯已逐呂大防蘇頌爲相與子由同心共政而大防以書報曰積欠已有定議故行下史賊元祐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七年有詔寬免積欠而本傳漸載非是

物貨征商不得畱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

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

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尙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

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轎車并青蓋轎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尙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歸案本集元龜卽上乖先帝遺旨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萬一異日有築點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不蒙朝廷省察公引東平王事推本神宗遺意所論築虜至微宗招來張覺金人以此問罪而其說始驗泥楊剗強悍已八年乎元豐間有司據周制以天地合祭不應古義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及行宰臣以哲宗郊見天地之始宜設皇地祗位合祭天地於圜丘郊禮畢詔定祠皇地祗事公上議曰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祗費答實繁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

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
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皆天子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肇造宋室建
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德編饗太廟
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自泰漢而後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此皆因時制宜非
復古之簡易今所行者皆非周禮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此何義也自有國以
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
動動則吉凶禍福隨之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
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鑑甚明伏望陛下詳覽此章謹守太祖建
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牧寧上下神祇所貴嚴祀大典蚤以
時定紹聖三年哲宗卒改之罷合祭祀北郊是年廢孟后封端王后由是流離
戎馬奔走虔越兩地垂簾懸於亂賊之手亡國之禍悉兆端於此矣八年宣仁
二劉公之忠告宋之商繼又無論宏此遠謨也傳皆失之不亦陋乎

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
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
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
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
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

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污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眾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吏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

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

所携軾奏免保甲及兩歲折變科配不報前與本集在定政事方合此亦本集

誌之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

州制以天維顯思對民亦勞止而賈易指爲用周厲王時民勞板蕩以刺其亂

昔孔子嘗引民亦勞止以美子產豈孔子亦譏斥周刻平洛黨不讀春秋左傳

可也宰相亦不諫故不能指證其妄明斷是非惟知開廢爲詞俸計致致小

勝舊案一一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

皆罪款也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

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僱人運甕畚土以

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

改舒州國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

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

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
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
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
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
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
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
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
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仍照史傳原文移後以其孫符爲禮部尙書宣敘郎勅有云賈生明王
記高宗雅敬蘇文忠止稱子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思規唐表魏謨之烈人孝宗寘其文左右谷註史傳
門並用今古所同共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文與左右而無孝宗二讀之終曰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
字誤今從邵補註本

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追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追承務郎

合註

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建炎二年五月詔蘇軾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
數因軾孫符以政和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註云政和中追復龍圖閣
待制又載紹興元年八月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孝宗本紀載乾道
六年九月賜蘇軾諡曰文忠彭百川皇宋治述統類載乾道六年知眉州何苦
仲請於朝特賜諡文忠未幾又特贈太師唐子西庚溪詩話云光堯朝盡復軾
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尙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至乾道末上遂御製敘贊
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則先生
之得諡在孝宗朝無疑

前也庚溪詩話載賜太師諡文忠益見賜諡在
事序內已稱故贈太師諡文忠

益見賜諡在
事序內已稱故贈太師諡文忠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尙書

任右丞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

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列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峩眉

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州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

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

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

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箴箴節笈簞籩

節合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止載紹興十年八月右承事郎蘇籍為太常主簿

十二年二月以討論典禮不詳罷二十五年四月以右朝散郎為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餘俱無考周省齋乾道丁亥游山錄過有

孫峴居潁昌陷金符奉使挈以歸官太府寺丞為道之後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

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賞

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

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

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追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
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
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
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諸家雜綴酌存

仁和 王文誥 見大甫 閱定

歐陽修六一詩話云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
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
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
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
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周密浩然齋雅談
云東坡詩喜用竭來字竭來東觀棄丹墨長陵竭來見大姊竭來城下作飛石
竭來畦東走畦西竭來從我游竭來齊安野竭來清潁上竭來廉泉上其用字
蓋出於顏延年秋胡詩竭來空復辭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東坡傳盾征
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哀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

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之意哀痛惻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於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劉向明本釋云東坡曰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此先儒讀書法也 又云東坡曰人不知命者當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公謫嶺外曰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伊川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須知此義 芥隱筆記云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黃山谷云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 又云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鼎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

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如詩人李太白之流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集行於世者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真偽相
半其後吳門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白
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繆訛絕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
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
爲闕文也 魏了翁題跋云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
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敖器之詩評云東坡如屈
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李端叔云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
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 朱弁風月堂詩話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
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爲終日喜一日與裴論文及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
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

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
索而人或謂之不類又云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
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里之言一
經其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
也他人豈可學耶魏淳甫詩人玉屑云古人文章自有一種句法秋水今幾
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夏扇曰在搖黃魯直句法也陵陽室中語云子瞻作
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守歲詩云欲
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盡水官詩云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
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皆累數句也如一聯中卽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
啖蔗如一句卽雪裏波稜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也益公題跋云右蘇文忠
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

裂集本改爲一夜二月至黃明年定惠頤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
詆誚更字下註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誚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稽生既應率
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應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遇孫登與商畧終
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而半嶺聞有聲若鸞鳳響巖谷乃
登長嘯也稽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某
每較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
七年黃州已刻石於公法帖第一卷遠方無良工失真遠矣浴室院東堂三絕
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註遂良事歲月之序如此王直方詩話云東
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其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云吾似樂天
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是
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唐與樂天所畱歲月畧相似其句云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蓋用樂天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語
意也 冷齋夜話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蘇東
坡詩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魏淳甫云
呂丞相跋子美年譜曰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
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
黃山谷云東坡嶺外詩文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 王伯厚困
學紀聞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
則少公之客也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嶮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
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賦之
盛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
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

善誘人也 朱晦菴題跋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 魏了翁題跋云東坡告裕陵文真蹟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乎此韶之子厚用師隍鄴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抗士之精殫民之力所喪已不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黠酋卽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子與小人之異蓋若此崇寧以後尙謂垂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黃山谷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齋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云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

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詩云大昭一弛何緣設已
覺翻翻不受藥考工記弓人寒奠體註曰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藥中定往
來體釋文藥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綱紡繳藥弓弩顏師古曰藥謂輔正弓弩
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蓋用漢書註也 李端叔云東坡每屬詞研墨
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綴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
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異蓋不知締思
乃在其間也 朱晦菴題跋云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
而其傲風霆閣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
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
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 黃山谷云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
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

可人意爾 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
寫盡語仍快健如開先漱玉亭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攲開青玉峽飛出
兩白龍谷林堂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
間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對月云江
月照吾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聊舉四詩其他之類甚衆他
人道不到也 緇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
陵早發射洪作仄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
汁字韻詩一篇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仄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無敢訾
議茗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仄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曹長
未字韻詩一篇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詩一篇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詩一篇
而用三韻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輕議東坡尤爲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東

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爲語識茗溪漁隱曰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數焉得以識言之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詞云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然公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方面幾二十年乃薨來日苦無多之語何爲不成識耶 李端叔云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畧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又云予從東坡游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卽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寄二詩其字與後二帖相類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庶幾見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東坡在海外盛稱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又云東坡海

南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李杜陶謝 又云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
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至珍泉幽澗澄潭靈沼
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庚溪詩話云
崇寧大觀間蔡京當國禁蘇軾文辭墨蹟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蹟
甚銳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盡復軾官職今上尤愛其文乾道初梁叔子
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宿直召對上因問曰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卿見之否
命內侍取以示之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序贊命有司與詩集同刊之
何遠春渚紀聞云還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與章質夫者帖云某近者
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又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
紙同往 黃山谷云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
得趨拜其履烏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

令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又云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嶸
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
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 又云鐵拄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
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爲瑰瑋驚人
也 張端義貴耳集云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
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又云東
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
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旣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何遜春渚紀聞云先生嘗謂
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
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又云秦少章言公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
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一年未

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議所用故實雖目前極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朱晦菴題跋云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魏了翁題跋云蘇文忠公元豐詩獄鞫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首及王駙車晉卿蓋取其一時語言煅煉文致幾以抵於大僂它日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亡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蕩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譚入都打猛譚出也三馬贊曰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者能涵泳此等句語則自然有入處也碧溪詩話云用已詩爲故事惟作詩多者乃有之東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

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嶺外又云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有竹詩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劉後村詩話云坡詩畧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翁張開閤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本色也他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又云陶公如天地間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雲瑞日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旣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遊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馬坐灌將軍柳氏甥求書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了然奇特 黃山谷云東坡平生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疎矣哉 陸放翁題跋云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

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曰 又云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 陳傅良題跋云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寶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息 何蘧春渚紀聞云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醪醕也 黃山谷云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晚年文

字非東坡所及卿蛆甘帶鴟鴞嗜鼠端不虛語

又云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

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者瞠若晚識子瞻獨
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
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劉後村題跋云昔虞
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
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 洪邁
題跋云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也 老學菴筆記云東
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以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
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
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何道春潛紀聞云士之所尙忠義氣節不以摘
訶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

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嘆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又云遺於揚州得先生子盡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鑕終須有鉛符帶豈能欄浪藕花却解留遺其後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黃山谷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又云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爲余手臨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張端義貴耳

集云東坡水龍吟笛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
翦鳳膺微張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
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
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牕學弄涼州初遍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
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
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陸放翁題跋云東坡先生
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常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 益公
題跋云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
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瓣香並爲文忠公此圖盛行於廬陵宜也 齊東野語
云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
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璽紙

者亦以璽爲紙也 魏了翁云斜川侍坡翁至僂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緣順裏方者乎 徐度却掃編云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旣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 黃山谷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又云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 真西山跋歸去來辭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吳中僧契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託此以傳真可敬哉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旣而縈

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尙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劉後村題跋云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益公題跋云佛曰淨慧禪寺在桐扣黃鶴峯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畱題今旣百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華得名俗云同口非也何遠春渚紀聞云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

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又云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巒遺家
藏公墨本詩後註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晁无咎
題跋云翰林東坡公畫蠨蛸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東
坡公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或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胸中閑放
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
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或合於方圓耶孟子曰觀水有術必
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
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
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鄧公壽畫繼云眉山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
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墨竹盡得與可之法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
使人接應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蠨蛸毛介曲

限芒縷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東坡喜嗜猪在黃岡時嘗作食猪肉詩云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此是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曰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陸放翁題跋云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 魏了翁云蘇文忠雅嗜陶文公其有感於歸去來辭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果孰爲得失乎 黃山谷云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又云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

綽而有餘此確論也余嘗申之曰結密而無閒瘳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如李斯繹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聞見後錄云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鳴鵙救亂之詩也東坡赤壁詞灰飛烟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德洪石門題叔黨字云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老學菴筆記云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

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
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
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揮麈餘話云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
聖元符然元祐中賈易趙君錫黃慶基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訓詞中語以爲詆
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 王楙野老紀聞云林希子中作啓
謝執政諸公於蘇子由有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適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
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也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
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
其行子瞻謫詞云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也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
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宗挽詞云病馬空思櫪枯葵已泣霜非深悲至痛不能

道此語元祐間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平寧有是哉方勻泊宅編云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蒨香名卽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音普更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妻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聞見後錄云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於檀弓不誣矣朱晦菴題跋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彫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尙可想見也揮麈餘話云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云昔

有人發冢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山號育陽我乃伯夷焉有物耶盜慊然而去又往他山鑿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牛所以富餅餌也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柱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何遵春渚紀聞云東坡先生畫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拆之是爲八日也益公題跋云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也所謂言甫作誦穆如清風也

大雅烝民茲可無媿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
後於魯者 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
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
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李
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
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徐度却掃編云東坡初
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沈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
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歎曰此三
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聞見後錄云東坡於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
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鑑禪師碑南華又欲寫
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

自言委甥王讜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諦觀之則曰軾當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揮麈三錄云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荊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
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興義仲
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之冠 石林詩話云張先郎中
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
尙精强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
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
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以爲恨云 陸放翁云東坡
集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
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錢塘強幼安爲余言
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

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仄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聞見後錄云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云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之意也何遠春渚紀聞云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康言先生作郡倅日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康時爲僧雛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伶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坡借其手中扇書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破天荒又嘗醉書姜秀才几上云紫微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豪放如此何遠春渚紀聞云余爲兒時於彭門

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
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
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黃山
谷云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僞作蓋依旁繒蓋山芋帖爲之然語
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屬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
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
非他人所到也 揮麈後錄云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
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怨之又
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寢搜思甚久
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聞見後錄云
魯直以晁載之問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

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阜然不可直云爾非爲之諱也恐傷其過往之氣嘗爲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